

342

城原太戰塵

(一之導報役塵原太)



10

印編部治政



城原太戰壘

印編部治政軍八十六第



中共中央 委員會賀電

· 目 錄 ·

徐向前
周士第諸同志及
羅瑞卿
太原前線人民解放軍全體
指揮員戰鬥員同志們：
山西及華北各省全體軍民
同胞們：
戰犯閻錫山及其反動
集團，盤據山西，危害人
民，業已三十八年，爲國
內軍閥割據爲時最長久者

(封面) 打開綏口蜂湧登城.....	陳志攝影
中共中央賀電.....	1
我軍太原戰役經過概述.....	軍司令部 3
我軍太原戰役輝煌戰果.....	5
千里歡呼打太原.....	申述 7
渡河.....	白岩 9
向閻匪討還血債.....	郭永 11
六〇七團二營誓師大會：楊正之·申述.....	11
閻匪最後喪命鐘聲了.....	李光曜遺作 13
外圍戰鬥	
新城之戰.....	14
五十分鐘拿下新城.....	徐升·何丙文 15
尖刀插入新城.....	李彬 17
直搗匪七十一師師部.....	申述 18
向陽店戰鬥一角.....	嚴樹成 19

。抗日時期，閻匪即與日本侵略軍勾結妥協，與抗日人民爲敵。近幾年來，閻匪在蔣介石指揮下，參與反革命內戰，節節潰敗，最後退守太原孤城，猶作頑抗。此次我太原前線人民解放軍奉令攻城，迅速解決，閻匪雖逃，羣匪就縛，大同敵軍亦即投誠。從此山西全境肅清，華北臻於鞏固。當此偉大節日特向你們致熱烈的祝賀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一九四九年五月一日

六〇九團第一連.....運宗 20

關後賢就發記.....張力 21

英雄的陣地.....魏寶彬 23

四班俘敵一百多.....孫孝賢·丁連仲·范景岳 23

外圍戰場散記.....焦毅 27

(掃蕩戰)值得記載的四分鐘.....郭永 27

鏖戰太原城.....寧幹 29

解放炮兵參加攻城.....陳廣爲 34

砲砲命中.....谷樹忠 22

解和川戰鬥小報.....申途·李春來 33

巷戰中的太原人民.....寧幹 35

後勤

階級兄弟的熱情.....陳顯 37

救活了耿連長.....劉永璞 38

送彈藥.....胡延明·王榮 41

騾子回來了.....梁大爲 42

一鍋山藥.....白丁 31

紀律貴於白洋.....梁大爲·姚須臣·文天谷 39

我軍太原戰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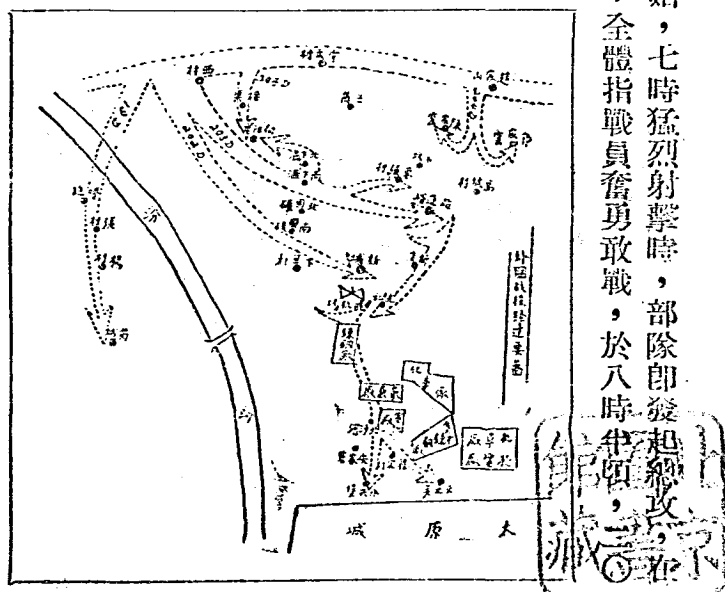
我軍附第七軍之十九師，於四月十九日十九時開始，以猛插分割手段，分路突破敵前沿陣地，向縱深插入。戰鬥於二十日一時打響，二〇二師以勇猛迅速動作，一小時即搶佔城北主要據點新城，破除敵北面防綫之重要屏障，控制汾河橋，隔斷汾河東西敵人之聯系，二〇三師佔領北下溫，急襲東張村敵七十一師師部，全殲守敵活捉匪師長張忠，二〇四師攻佔陳家窰、郭家窰，敵不戰自降，四小時內，敵外圍陣地後方，全綫崩潰。掃清南北固礮、東窪、下蘭村，東西留村等大小據點。繼分兵一部，掃除向陽店、蘭崗、南寨、圪壇村敵四十六師殘部，至十二時全部肅清，活捉匪四十六師師長閻俊賢，至此敵北綫外圍兩個師完全覆滅。與此同時，二〇二、二〇三兩師主力，則乘勝長驅直入，向工廠區鉗形攻擊，二十一日十二時，全部控制了氧氣廠、電化廠、鍊鋼廠、西北修造廠、安家寨、程家村、大北關，外圍掃殲戰即告結束。

二十二、二十三兩日，圍護城垣數十個鋼骨水泥的大小礮堡，爲我悉數掃清。二十四日我軍以五十六門山、野、榴彈砲掩護步兵

部令司軍八十六第

述概過經

登城。五時砲兵試射開始，七時猛烈射擊時，部隊即發起總攻，在遮天蔽日的硝煙砲火中，全體指戰員奮勇敢戰，於八時半，三師由城西北角，二〇四師由大北關，先後登城，分路打進敵縱深，展開巷戰，至十時與我入城各路大軍勝利會師，即全部結束戰鬥。閻匪三十八年血腥統治，以兩千餘鋼骨水泥碉堡為骨幹及無數野戰工事副防禦物所連接組成縱橫三十餘里的要塞太原，遂宣告解放。



我軍太原戰役

輝煌戰果

斃傷敵

九五五名

俘敵

七、六八五名

敵投誠

五四四名

斃、傷、俘、降總數

九、一七四名

俘敵將級

四十六師師長

閻俊賢

以上軍官

七十一師師長

張忠



繳獲武器物資

榴彈砲	一門	野砲	一門
山砲	二四門	高射砲	四門
重迫砲	一一門	步重砲	三三門
迫擊砲	二三門	高射機關砲	一〇門
六〇砲	五四門	擲彈筒	二二一個
重機槍	九五挺	輕機槍	五四五挺
步馬槍	三、八七六枝	短槍	四一九枝
衝鋒槍	一二二枝	自動槍	四八枝
火箭筒	二個	各種砲彈	二、九八五發
各種子彈	四三五、一四四發	騾馬	一五二匹
汽車	二〇輛	電台	九部
無線電話	二部	電話機	一〇九部





千里歡呼打太原

申述

察南連峯上還殘有積雪，桑乾河排擠着新解體的水塊，我們的部隊冒着春寒和風沙，以十幾天連續行進，經察南，雁北直達晉中。在這長達千里餘里的途中。部隊始終沿着公路，在坦闊路面上，擺成三路縱隊齊頭並進，人、馬、砲車、輜重相接不斷掀起數里長的黃塵，歌聲此起彼落前後呼應着驚徹山野。戰士們經過平郊訴苦練兵，帶着北平不攻而克儲而未用的飽滿士氣，愉快而興奮的踏進征途。我們好多指戰員也都熟悉自己腳下的土地，三年來我們曾在這里堅持鬥爭過，這塊土地和人民曾經是我們鬥爭的佐証者和親密的伙伴。今天，我們解放了張家口、天津、北平、千軍萬馬，鼓着偉大的勝利聲威，再從自

己伙伴面前走過，去開拓更遠更大的勝利，是何等歡欣，興奮而揚眉吐氣呀！一切山嶺，樹木，河流，村莊，在我們眼裏，都煥發着跟隨艱苦鬥爭而來的跟隨偉大勝利而來的新生愉快的光彩，快樂與驕矜的感情緊緊擁抱着全身。怎樣來說明這種感情呢？那就是我們曾經在這裏戰鬥過，在最殘酷的時日，我們和這塊土地這里的人民一起同艱苦共生死而終於獲得勝利的酬償；現在，當我們從這裏昂首挺胸闊步踏進時，難道我們會不記起一九四六年冬天，敵人濁流般的浸沒了這片察南雁北廣大地區，大小碉堡工事擠滿了一樣長在它身上；難道我們會不記起走出山路，避飛機，晚上輕輕拍老馬的門板；難道我們會不記起村莊裏掛着我們地方幹部的人頭，全村老幼婦女悉數被姦污，使得我們戰士切齒痛憤……那些個數不清的陰暗的日子嗎？去年春季，我們強



大野戰兵團開闢察南戰場的時候，還多半是夜行軍，時間僅只是一年的間隔呀，今天，我們却人肩着槍，馬拖着大砲，浴着初春溫暖的陽光，高揚着歌聲，從這條路上向太原滾滾前進了。

這個巨大的變化，這塊土地永遠屬於我們的真實，在我們人民的心裏沸騰着歡喜。從涿鹿到廣靈，三百多里新收復區，人們療瘡似的很到廣靈，三百多里新收復區，人們療瘡似的很極的平毀了所有大小碉堡工事，不僅建立了自己的政權，恢復了工、礦、商業和交通，而且正積極的完成着土地改革。下花園高架電機運煤車日不停地駛着，工人們從張家口請來戲班子演慶祝戲，長途旅客汽車從廣靈開到宣化，農民分得土地，搬進新房子，在忙着準備春耕，涿鹿高廟村尹老漢年前害病起不了炕，新近分了九畝稻田，十一畝旱田，這一喜病也好了，蔚縣吉家村農會門前貼着全村各種成份農民土地平分清單，大堡子村農民解放後從窮困裏掙脫出來，六連一個小通信員，去年當傳軍的時候，住過這村，現在

看到老鄉有饑寒吃，他感慨道，「解放了老百姓也買得起鹽了，從前那有這個呀，儘吃淡飯！」

沒有比這更生動實際的結論，能够說明人民歡送自己部隊遠征時那種深情熱愛和熱烈勸入的場面。無論城鎮或鄉村，千百萬人到處掀起歡送壯行的浪潮，公路兩旁成天敲鑼打鼓，歡聲不斷，街道上松門懸彩，貼滿標語口號，男女老少穿着過年才穿的新衣裳排在村口歡呼，土塔、房頂、柴垛上也站滿了人，大一些的村鎮還組織了秧歌隊、兒童霸王鞭、給部隊演戲慰勞，三五里地間隔的村莊，首尾相望，後村歡呼的正起勁，前村鑼鼓早把部隊迎進村裏了，立刻婦女，老人們端着熱水圍上前來，勸戰士們喝。蔚縣西合營，集合附近十幾村農民二千多人的盛大歡迎隊，給蔚縣戰士開慶功大會，功臣家屬被請到台前受小學生獻花致敬，大功臣秦泰升紅光滿面的立在台上，號召：「行軍不掉隊打下太原城」，滿場回答他雷鳴似的歡呼和鼓聲。渾源城各機關、學

校、團體一齊出動，在城北公路上擺成一里長行列，旌旗翻飛，歡聲雷動，十多個小學校學生組成秧歌隊，舊戲園子全體拉到大路邊在風沙裏演唱，全市黨政軍民贈給我軍一面錦旗，上面繡着「插到太原城」五個大字。崞縣街道上掛着五彩繽紛的彩燈，男女學生把大紅花簪到戰士胸襟上，馬頭上，把自己歡迎的紅綠小旗也一齊插上去。離村莊較遠的公路上，也有許多村民提着開水桶自動趕來等候部隊。人們是那麼耐心而不知疲倦，從早晨站在那里歡迎到晚，喊着唱着，連接三四天，有的把嗓子都喊啞了。我們從第一天行軍開始，就投入這洋溢著幸福和榮耀的海裏，讓歡快熱情的波浪簇擁着節節前進，一直到達太原前線。

但是，我們對於人民這偉大情誼的報答，是英雄壯烈的實際行動。我們的幹部、黨員、功臣、模範們都傾注全力為完成行軍任務完成戰鬥任務而不眠不休的奮鬥，使部隊大量的消滅了非戰

渡河

白岩

在初春的三月十四日，雖然翻着浪花的桑乾河捲着冰塊急流着，風帶着土砂吹打人面。但是涿鹿人民對解放軍的支援情緒，比風還高，比浪還湧。前八天，他們聽說解放軍要從涿鹿城南的大橋通過，便組織了護橋委員會。為怕冰塊下來把橋撞壞，每天派十五人手拿鐵棍，把漂來的大冰塊一一打爛。又怕過重的砲車把橋壓塌，規定東西用人抬，車輛只許空過。但不幸於十三日夜裏，水漲的過大，把橋樑沖塌了兩節，不能馬上修起。部隊正在着急，涿鹿人民隨即組織了一百二十人，趕修船隻，乘船過岸，讓解放軍船渡。當天下

門渡員，大多數沒有行軍經驗的新戰士，渡過了一切艱苦考驗而獲得了長途行軍的勝利，僅以六〇七團六連為例，頭三天行軍中有四十一個脚打泡，七個裂了脚，九個彈了脚的，他們却堅決不要老戰士互助，一直沒有一個人掉隊，病號也堅持跟上，不肯動員老百姓的牲口，許多張家口解放過來的戰士，一路上被歡送感動得哭了，發誓跟着共產黨幹到底，解放自己，解放全中國人民。大批新戰士訂立功計劃，要求行軍立功入黨，要求火線立功入黨。在接近前線時，大家就勇敢熱烈的迎接戰鬥，六〇七團二營在中途舉行活捉閻錫山誓師大會上，當場接到百多封求戰書，每個連、排、班都爭着當尖刀隊，戰士們報名要求當尖刀戰士，會場上一片爭嚷，幾次擁上主席台，幾次制止不住。這種英雄氣魄充滿在各個部隊中，像一團團烈火燒向太原城，給閻匪安排下最後的葬禮。

午不到兩點鐘，部隊、車輛、牲口、一切笨重東西都未發生一點故障的船船渡過了。有個五十五歲的翻身農民，不顧船上鬍子及綢緞裏刮滿沙土，一面幫解放軍往船上搬東西，一面說：「前年我分了地，蔣軍一來，地主把地、糧食、連高粱桿都要回去啦。這次解放軍來，那三畝地又回了我的家，永輩子也不會叫地主要回啦！前好幾天，聽說你們要解放太原去，早就把油、鹽、柴、菜、糧、準備好啦！」天黑時，有一六十來歲的老漢，手裏提着燈籠，四處照看，檢查船上各處是否出了毛病，稍帶給下船的解放軍照亮，以免踩在水裏。在部隊成一條蛇形走上南山時，紅光仍在原處閃動着。

向閻匪討還血債

郭 永

【六〇五團訊】部隊到了宿營地——渾源賈莊，老鄉們早就燒開水，騰好房，領戰士們家去休息，砲兵連三班的同志們，剛一進房時，一個八十來歲的老大娘「哇」的一聲哭起來，鬧得戰士們倒莫明其妙。經再三安慰追問，老大娘才悲憤的說出傷心事：「我一輩子只有一個心上的兒子，三十五年臘月十九那天，被閻匪于致和挑死了，你們來了趕快給我死去的兒子報仇吧！」晚上我們又對這村了解了

一下，在三十六年臘月十三那天，又被閻匪于致和殺害了二十五個人，其中有一個懷胎八個月的孕婦，兩個七歲的小孩，三個青年婦女強姦後被害。第二天在團直和三營的軍人大會上，該村的老鄉們死難者的父母，向戰士們哭訴閻匪罪行，要求替死去的兒子報仇，打下太原城活捉閻錫山。當時很多同志被感動得流了淚，堅決要爲死難者復仇。

六〇七團二營誓師大會

六〇七團二營經過平郊政治訓練兵和進軍太原途中的軍事

學習後，部隊的階級覺悟和戰術思想都提高了一步，積極求

戰的情緒在指戰員中普遍掀起浪潮。戰士和班排紛紛聯名上書連營首長，要求趕快打太原，並提出保證條件。營接受了團委批准爲「突擊營」的光榮

任務後，召開「打下太原城活捉閻錫山」誓師大會。當蘇教導員宣佈：「我營爲突擊營」時，底下的戰士們有些坐不住了，接着宣佈五連爲尖刀連，馬上聽到五連的同志們情不自禁的喊了一聲「好」，五連曹連長跳起來跑到主席台前說：「我們慶幸接受了這個光榮任務，保證完成。作到開展軍民主，用腦子指揮，要在太原城立大功，回答上級黨的期望和沿途廣大人民的歡迎。」四連、六連、機砲連長也都一致表示這次打太原帶領全連完成一切大小任務，戰場上要英勇頑強提前指揮，不使一個同志遭到無辜傷亡。機槍連同志們要

求軍機槍輕便裝置隨尖刀連前進，保證步兵到那裏，機槍掩護到那裏，發揮重機槍的威力，不使尖刀連受挫。六連一班長孫玉堂、五連五班長陳玉珍等表示有我們班就沒有敵人，爭取在太原立大功、立特功。五連戰士彭振剛新戰士白士喜，都要求當第一名突擊戰士保證做到插得快插得猛。七班長楊繼昌要求把渾源人民贈給的錦旗交給他班，保證第一個先插到太原城上。通訊員小樂子提出無論尖刀連插到那裏保證不失連絡。吳同發過去犯錯誤被開除黨籍，這次也提出爭取戰場立大功恢復黨籍。六連炊事班長楊義辰，保證在任何緊

急情況下，叫部隊吃上飯，提出和炊事員杜英等三個人除完成本職任務外，還要參加戰鬥。機砲連一排長代表全排，要求配屬尖刀連插進敵人心臟，爭取集體立大功。要求任務表決心的同志越來越多，天黑了又怕輪不到自己，爭先站起來，有八九十個人都擠到主席台前喧嚷一片。蘇教導員只好，叫大家回去把決心寫在紙上送到營裏。會後各班、排又進行討論戰鬥組織，比決心，評條件，戰鬥情緒極爲緊張，新戰士白士喜、許有、皮臣、李吉芳等，晚間站崗回來還磨刺刀，準備在戰鬥中活捉閻錫山立大功。（楊正之、申述）

了響鐘命喪後的最的匪閻

——作遺曜光李——

汾河岸上是漆黑的夜，天空偶而有一兩條紅綠發光彈的曳光斜飛過去，劃破了這黑的靜空。這時天剛黑不久，工兵同志們攆着一塊塊門板跑步到前面去架橋，部隊齊集在一個小村子裏，大家的神經非常緊張，因為我們就要向閻匪鼓吹的所謂「要塞工事」「戰鬥城」的外圍開始攻擊了。這支隊伍的任務是猛插到敵人心臟裏去作戰，是要在四面包圍敵人的情況下，速戰速決來消滅敵人。每一個指戰員對於眼前的艱巨任務都滿懷信心，因為這正是個人與單位所再三給軍、師、兵團首長寫求戰書的目的，現在是付諸行動的時候了。

一個爆破隊的同志扛着一洋麵袋炸藥幽默的說：「閻匪缺糧吃，我們給他們送麵去」。火箭砲手就回答說：「讓閻匪嚐嚐我的火爆蛋吧！」

駐村的老鄉們恐怕部隊打響了喝不上水，特爲在村邊準備了很多開水，盡量讓部隊喝，「出發」的命令傳下來了。「靜靜」「跟上」……低低地再往後傳，過橋時流水聲，配合着有節奏的前進步伐聲，重機槍手們扛着機槍，迫擊砲，機關砲，砲兵們也都自己扛着，爲了使砲兵有足够的砲彈用，每個指戰員都自報奮勇的搶着捐砲彈，機關人員每人身上都堅着砲彈。隊伍悄悄地迅速行進着，大家都整足了勁，準備打個痛快的殲滅戰消滅城外的敵人。河東、河西、左右前後都是兄弟部隊在前進，雖然春夜的山風吹透了棉衣，但是每個人都走得滿身冒熱氣，爲了迅速接近敵人，有一支部隊從半腰身的流水中淌過去。太原城北工業區的電燈照得露出了龐大工廠的輪廓。在我前面的那個戰士可實在耐不住了，又與喬又



新城之戰

四月十九日晚七時，我英勇的二〇二師全體指戰員同志們，通過西至汾河，東至公路三·四里的狹小地區，在敵人砲火封鎖下一直插過蘭崗和向陽店兩道要塞，直搗敵心腹基地——新城。

十一時五十五分，六〇四團和六〇六團一營的勇士們，開始向新城攻擊。六〇四團六連本來是佯攻，但他們在「敵不開火，我不開火」的動作下，通過外壕五分鐘爬上城頭。三連由西南面也同時登上城頭。一連閻副連長，率領着十二位爆破英雄，炸開西城門，直插猛進一直佔領了東城頭，二連也隨一連前進佔領了南城頭。

北面敵人力比較強，六〇六團二連大功臣安子清率領全班，沒等梯子靠穩他就爬上去，一陣手榴彈壓倒敵人力登上城頭。敵人端着槍向他反擊，他一面喊「繳槍不殺」，一面打手榴彈，把敵人打下城去，掩護全連登城。二班班長榮樹瑞、王益龍、王金鳴、郭保正等四同志，衝下城去，插入敵人縱深，俘虜了敵人一個山砲連，繳獲山砲三門。在戰士們的英勇動作和我強烈的砲火下，城內所有的伯川礮、圓礮、無奈何礮，都逃不了它覆滅的命運。全部戰鬥不到一小時就勝利的結束了，俘敵副營長以下官兵三百餘人，繳山砲三門，五〇礮五十門，步重砲四門，機槍二十一挺步槍一部。

着急的向後面低低地說：「明天這工廠就都是咱們的了，」後面也低低地說：「工人們快能吃饱飯了」「靜肅」「跑步」又傳來了，紅色騎飛的

信號彈，從各處昇向天空，這是把敵人分割包圍起來的訊號，閻匪三十餘年血腥統治山西的最後喪命鐘，立刻就在他的心臟裏敲響了。

六〇四團插得猛 五十分鐘打下新城

徐昇 何丙文

四月十九日夜十二時五十五分對新城的總攻開始了，突然猛烈的砲火和爆破聲衝破了沈寂的夜。尖刀連的爆破英雄們開始運動，九班長陳志遠先用手雷炸塌了左邊的一個地堡，緊接着把雷放到西城門上，接着十二個爆破手也都上去碼好了雷。爆破響了，「英雄好漢城頭上見！這是立功的時候了！」響亮的口號和衝鋒號振奮着勇士們的心。突擊隊迅速的插了進去，三連六連也敏捷的豎起了梯子先後登上城，城頭上四面昇起了紅藍色的信號彈。

尖刀一連突進西門後，機槍開着路，用手雷和手榴彈猛烈的轟擊着大街兩側的堡壘直插猛進。新戰士葉玉中胳膊、腿上都掛了花，仍

舊往前衝。五分鐘從西門一直插到東城，把敵人分割成南北兩大塊，使後部隊分股消滅了敵人，五十分鐘全部結束了戰鬥，太原城北關

匪心臟要塞被我搗爛。

七連配合兄弟部隊繼續向縱深猛插奪取光社。砲火剛一打響，三排像猛虎樣的衝了上去，敵人慌了，以猛烈砲火封鎖七連進攻的道路，準備撤退。八班跨下了大溝從側面迂迴，排長劉克剛帶着七班鑽過了鐵絲網，從右翼插過去，截住了敵人一個連，俘虜六十多個，全部佔領光社。

佔領光社後，飛機場的敵人就亂了竄。部隊接着插過去，通過飛機場分兩路向前發展，四連在右面截住了一百多敵人，接着又插到了鍊鋼廠，在鍊鋼廠的西面遇

到了敵人一個排，新戰士王生二面向敵人喊話一面向敵人打手榴彈，迫使敵人交了槍。新戰士武廣業一個人打下了三個地堡，解決了三十多個敵人。敵人亂了，戰士們聽見那裏槍響就到那裏去打。徐政委帶着一連向左邊電化廠打去。在敵人機槍的封鎖下，徐政委帶頭淌過四五丈寬、水深過膝的泥溝。一班猛突過去截住了敵人一個排，三排超過一班緊接着向前發展，部隊都是交替疾進，很快的佔領了工業區。

部隊打進太原北關，二連通房溝院逼到北門附近。從北門出來了一百多敵人

向二連反撲過來，戰士們立刻跳出來和敵拚手榴彈，李永發吳化之端着機槍掃射，把敵人拚了回去。不死的敵人接着又是第二次反撲，雙方相隔只一道牆，被敵人的手榴彈，砲彈打得看不見人，烟氣嗆的喘不過氣來，二排付董代、付班長焦六月、范世昌都脫了衣服光着膀子跳到房頂上向敵人投手榴彈。六班的機槍被牆頭給砸壞了，班長趙榮發就脫下衣服來和敵人拚手榴彈。新戰士范世倉掛了三次花，仍堅持不下火線，他笑着向大家說：「這點不算什麼，打仗就得流血，非把敵

人拚回去不行！」就這樣二連的勇士們從黃昏打到十點多鐘，打垮敵人七次衝鋒，二連陣地紋絲未動。

由於六〇四團「猛插分割」，迅速的由新城直逼太原城下，給攻城部隊造成了充分的有利條件。

——好——紀——律——

六〇九團戰士任順友，拿一萬元買烟，按市價買六支，可是老大娘給他九支。他走到半道一看「這烟不對呀，怎麼多三支？」急忙跑回去，大娘說「多三支就拿着抽去吧，」他說「我們人民解放軍，買賣一定要公平。」

尖刀插入新城

李 彬

烏黑的天氣，連敵人的城樓大溝都看不見。困守在新城的敵人，像餓

狗一樣看守着鬼城門，在城樓上咕嚕咕嚕的說話。

「天氣不早了，我們很快的動作吧！」

「六〇六團二連王連長看着錶說：『梯子

粗、火力粗、突擊組都準備好，爆破組開

進吧！』這時，北關的總攻信號也發起了，槍聲、砲聲、炸

彈聲、敵人的慌叫聲，響成了一片，煙霧、閃光、星光，瀰滿了城郊。李副指導員帶着爆破隊的勇士們，冒着敵人的槍林彈雨衝上去了。『一個跟一個，後雷跟前雷，不怕砲火急，完不成任務不回去！』可是當他們剛接近城門的時候，一個砲彈落在人羣裏，炸傷了幾個。勇士們咬牙忍痛，抱緊自己的雷，繼續向前爬進。『日他娘，只要老子有這口氣，就得完成任務！』

機動靈活的擲彈組，在五班長范國占同志率領下從砲火的煙霧中一湧就鑽到城門上了，嚇的守城的敵人，亂喊怪叫：『哎！上來了，準備好！準

備好！……』范國占同志在城角下，一口氣擲了幾個手榴彈，隨着全班的手榴彈『轟轟轟』響成了一片。城樓槍聲早就停止了，就在手雷爆炸濃煙中，把梯子靠上了！突擊組、火力組一口氣就爬上城門樓，敵人嚇跑了。『同志們！追呀！趕快向南門發展。』

二班五個勇士榮書瑞、王攀龍、王金連、郭保證、陳如輝，他們不顧一切，神速大胆的向城裏敵人心臟插去了！他們跑在全連的最先頭，順着大街，一邊兩個，一邊三個，疏散的隊形，靜悄悄的摸進。槍聲打的更亂了。子彈在耳邊嗖嗖飛過。離十字大街不過一

百米，前邊突然怪聲怪氣問：『口令！』沒等到落音，像猛虎撲羊一樣，呀的一聲，五把刺刀亮恍恍逼在那兩個死豬胸前，『動！挑了你！舉起手來！』那兩個敵人嚇的全身發抖，手舉在空中，『我，我是山砲連的，他們都在大院子裏！』機警的王班長立即高喊：『一排散開，二排上刺刀！』這五個人『大連隊』一面打，一面喊，就衝到大院子裏去了。砲架子，砲車子，大洋馬、騾子，橫七豎八擺滿了院子。『你們連長哩？趕快出來，等搜出來那可不行！』那個丟魂失魄的連長從屋子裏爬出來，一歪一扭的站在勇士們刺刀下了。

直搗匪七一師師部

申述

四月十九日黃昏，北面一支野戰部隊，乘黑走出斷崖稜坎地帶，涉過泥陷的小河，輕裝急進，直奔東張村敵七十一師師部。午夜十二點半，敵人被鄰村攻擊的砲火驚醒了，急忙下令給東留莊、馬坡的所屬部隊連同師部一齊撤退，命令還未發完，解放軍的砲火就打進了指揮所。匪師長張忠張慌失措的指揮着部隊向北逃竄，剛一出村就遭到迎頭砲火的阻擊，於是一窩蜂的捲回來再向南逃，但南面的砲火同樣宣告『這裏也是死路一條。』就在這個時間內解放軍早已奪下了村莊外圍的地堡，一個營的兵力從北面迅速插進村裏，取得了鞏固的立足點。等南面的部隊也插到村裏的時候，敵在地堡、街口、院落裏的敵軍，便開始繳槍了。俘虜們聚成堆，三營的戰士們好奇的到處找師長，在師部門前的俘虜羣裏，一個戴大沿帽子披着短呢大衣的中年人，他就是七十一師師長張忠。這個黧黑臉目光失神的矮胖子，被帶到團部的時候，還在驚魂未定的一再表白道：『不能打了：到了這步田地：貴軍進展神速完全想不到！』

向陽店戰鬥一角

嚴樹成

七點半鐘，接到命令，三連三排，攻打向陽店西南角。

排動員會上，黨員馬世昌同志說：「咱們訂的立功計劃，就要在這時候來實現，大家都要作一個真正的英雄好漢。」新同志金成善說：「咱排大部份同志，要求火線入黨，我要和大家比賽比賽！」全排興高彩烈的齊聲應道：「好，好！我們決心完成立功計劃。」

八點鐘進入陣地，離敵人工事不過二十米遠，一陣手榴彈投過去，敵人就嚇的傻了眼，大家紛紛進行政治攻勢，向敵喊話。錢鳳山追出戰壕，三個躲在工事裏的敵人忙說：「真要不打我們，就出來！」錢說：「只要繳械投降，不但不打，私人的東西一點也不要你們的。」

「敵人趕快拿着東西，還帶了兩個人每人一枝槍，爬出工事。」

敵人一個連，與我們碰上了，瘋狂的火力，想把我們壓回去，全排奮勇進擊，叫俘虜們壓着子彈，當場繳獲了兩挺輕機關槍，一共四挺輕機槍右側掩護，左側一個班，正面一個班，勇猛迅速的就插進了敵人的心臟，再回頭一包圍，敵人兩個排就被消滅了。

班裏的同志，忽然發現馬世昌同志滿身是血，原來肩上了受了重傷，教導員，連長還有排裏的同志，都不讓他再參加戰鬥，馬世昌同志堅決的不肯下去，說：「打着共產黨員的肉，並沒有打毀共產黨員的骨頭，我一定要完成立功計劃。」排長郝從善立刻提出：「替馬同志報仇！」大家齊說：「對，對，對！幹呀！」很快的就把剛逃竄的一個排，也給全部消滅。全排繳獲俘虜九十名，六〇砲二門，輕砲五門，重機四挺，輕機九挺，步槍五十枝。

向陽店殲滅戰中

六〇九團第一連

一連是突擊營的第三梯隊，巷戰時担任突破敵人縱深的任務，他們一氣衝了三條街，佔領了敵人十一個地堡。到達村中心區，丁字路口，敵人一挺重機槍和一挺輕機槍憑著地堡頑抗，向我們猛烈射擊。這時，帶著突擊班在前面衝的一排副富炳瑞同志負了重傷，三班長張連雲也掛了第二次彩，二班長白明利的額部也被破片炸傷。但是他們不肯下火線，一面利用牆角還擊敵人，一面喊口號提高戰鬥情緒。三班長張連雲喊：「訂的計劃要實現啊！同志們！」許多同志們看見他掛了兩次花還這樣堅持，大家精神振奮了，許多同志感動的也隨聲喊

出：「訂的計劃一定要實現！」後面火力班發射的兩個槍榴彈在地堡前爆炸了，三班長喊了一聲「衝啊！」同志們就趁著黑煙霧衝到地堡跟前，手榴彈從槍眼裏投進去，「轟隆！」「轟隆！」地堡裏的敵人一齊完蛋，我們繳獲重機鎗一挺。

部隊本來準備向西衝去，副教導員許鴻恩同志在南街的一家屋頂上喊：「一連快過來，敵人團部在這裏！」於是大家在「捉團長去」的吼聲中，一齊向南衝去。機槍班很快地上了房，封鎖著敵人團部門口堡壘的槍眼。其餘的部隊繞到後面，把敵人團部包圍住。三班戰士倪登海和三班副王仁剛想從屋頂上跳進院子去。剛一站起來，敵人一個手榴彈扔上來，還沒爆炸，王仁剛就一腳踢了下去，手榴彈落在地下響了，他們從屋頂跳下，敵人又扔來一個手榴彈，落在倪登海身邊。他很快地就拾起來撲進敵入屋裏，還罵了一聲：「媽的！該老子來

匪四十六師師長 閻俊賢就擒記

二十日的拂曉，太原四面八方的槍炮聲響了。這時困守在向陽店的閻匪四十六師師部和兩個營，由師長閻俊賢率領向着新城爭先奪路而逃，妄想這一逃可以免遭被殲的命運，師長閻俊賢滿以為新城仍在他們手中，因此，遠遠望見新城的城牆暗自歡喜。我担任警戒的偵察連勇士們早看見了這羣不知死的走卒們，個個握緊了槍單等命令一下，當敵人一個副官發現我們隊伍時，還以為是他們自己人，於是他大搖大擺的走了上來，向我們的偵察員發號施令道：「后邊是師長，你們趕快在這裏掩護，敵人（指我軍）就在后面追上來了。」這個不睜眼的副官當戰士們逼住了他的胸口把他推在大溝裏去的時候，他才知道自己已當了俘虜。這時我們的機槍、小砲、沖鋒槍向着敵人一齊開火，雨點般的彈頭落在敵人羣裏，眼看着就像倒秫秸個子似的倒下了一大片。勇士們一聲吶喊：「殺……」飛也似的沖上去。一個特別引人注目穿着黃呢子衣服的傢伙，被勇士們用刺刀逼住了胸口，馮連長上來很嚴肅的問道：「你是不是四十六師師長趕快說實話」，這個穿黃呢子衣的傢伙，往日的威風不知那裏去了，只好戰戰兢兢的說：「我……我……是師長閻俊賢」。這位閻匪嫡系的少將師長就這樣做了解放軍的俘虜。

• 張力 •

還你幾個！」接着又擰了兩個手榴彈進去，炸得屋子裏的敵人橫七豎八喊饒命。我們喊：「交槍不殺！」地堡裏的敵人舉着手就出來了。可是屋裏還有敵人在嘍，直到連長霍振林同志

帶着通訊員和兩個戰士衝進屋裏去，才把三個敵人抓出來，其中一個就是敵人八三八團團長。

運宗負傷後於四月二十一日夜寫於南塞村



砲砲命中

谷樹忠

——田英同志的立功計劃真有底——

大槍柄迅速登上堡牆，大家嚷叫着：「砲兵來得好，快來打！東邊院裏有敵人那個連長。」田英雙手抱住砲筒

打太原前，六一一團八二迫擊砲手田英同志的立功計劃上，就寫的是：「保證砲砲命中」。接受任務前，連長劉榮同志再三叮囑着：「田英！你要估摸着，別丟了人哪！」田英笑着回答他：「你別急，我早加油了，到時候你就知道啦。」

四月十九號夜晚，協同三營打橫渠，砲兵們趁黑很快的挖好工事，鑽在泥土裏累得一身大汗，田英、趙玉清兩個射手趁着一顆照明彈測好距離，田英第一砲試射就正中主力碉，只聽見前面七連的陣地上齊聲喝采，接着砲彈，炸藥彈一顆一顆飛出去，兩門砲一連串打過三十七發，砲打正目標，敵人的主力碉起火了，七連的勇士們乘機爆發登上堡牆，田英也決不落後，扛起四十四斤的砲身直奔堡上，握着步兵同志伸下來的

，兩腿騎在砲身，瞄準那個院，兩個彈藥手裝好砲彈，只聽轟的一聲，砲身向下坐進去一尺多，田英的手震裂了，腳也坐壞了，但他毫不理會又接着打出一砲，兩砲便使步兵順利的佔了院子，繳了一個連敵人的槍。

第二天攻打向陽店，田英一瘸一拐的跟上隊，又漂亮的完成了任務，攻城戰鬥中，也一直是砲砲命中，完全實現了自己的立功計劃。步兵們稱他「神砲手」，七連戰士袁文海在戰場上就叫着給田英道賀說：「田英，沒白吹了，你的立功計劃真有底」，戰後，田英果然評了一功。劉連長總結田英成功經驗說：「同志，你在戰場上是鎮定的，一個戰鬥員平時學會了技術不算，最重要的還是戰場上鎮定呀！」

英雄的地陣



記太原戰役大功第四連

——魏質彬——

六〇六團四連在太原戰役中立了大功，並榮獲軍獎給「英雄的陣地」錦旗一面。一班代理班長張學禮和三班班長張玉崑立了大功，此外，立兩個功的有五個人，立一功的有八個人，立兩小功的有十三個人，立小功的有五十一個人。在戰前，四連全體同志就決心在這華北最后的一次戰役中，創造自己的光榮歷史，四連是全團的「尖刀連」，他們說：「這次堅決把尖刀連變成大功連！」他們實現了自己的誓言。

× × ×

外圍戰發展到城跟底，敵人急了眼。緊靠着北城門的永興堡，經過反覆爭奪打下以後，敵人還死力的控制着靠近城牆的兩個制高點——修在土台子上的——一個三層高碉和幾所房子。

二十三號，六〇六團要拔掉這兩個釘子，這是個相當艱巨而又非常重要的任務。居高臨下的敵人，用「老虎砲」、飛雷筒、機槍成天價向堡子裏亂打——敵人管這個叫「火海戰術」；另外，還不斷督着小腿部隊反突，「以攻代守」。垂死的敵人企圖使這兩着阻止我軍接近城牆。

早晨，四連把隊伍運動到離堡子南門五六十米的房院裏，穿過門洞往東一拐就是高碉。新戰士劉玉明炸破了兩次沒成功，以後決定下午再打。城上敵人看到四連的位置，集中砲火向那幾所房院轟，在一個長十幾米寬七米的院子裏就落了二十八個重砲彈，房子炸的幾乎沒有一間完整的了。但是頑強的四連戰士們早顧着南牆跟修築了堅固的防砲室，一條條彎曲的交通溝伸到房前的

陣地上，他們在所謂「火海」中冷靜的監視敵人。担任炸破的第三班，秘密地轉移到高碉北邊的大廟裏，共產黨員三班班長張玉崑首先獨自爬去看了地形，回來把雷和人都綁上號，全班就在屋裏把雷抱過來抱過去，擺了又擺，反覆演習着。下午，重機槍火箭筒一齊向敵人的槍眼封鎖，敵人只能臥冷子打機槍，三班炸破隊順序冲上去，頭三個雷還是沒炸開鐵絲網——鐵絲網插在土台子的邊緣，不好靠雷。攻擊時間是非常緊迫的，張玉崑想：要是炸塌了土台子，高碉也就站不穩了。馬上決定集中所有雷去炸土台子，共產黨員一排付史崑一手拿着凳子，（因為土台子高，準備往上邊擺雷）一手抱着好多手榴彈，頭一個跑上去，把凳子往土台子邊一靠，就向敵碉投手榴彈，敵人從碉頂扔過手榴彈來，他縮進堡門洞裏，看着手榴彈冒烟一擲，立時又鑽出來，重機槍、火箭筒把高碉槍眼搗成窟窿，他對準這窟窿向裏投手榴彈，封鎖住敵人力，張玉崑抱着兩個

雷跑上來。又馬上折回去把兩個負傷同志的雷抱上來，他站在距敵不到十米的地方，把雷一個個擺好。他怕敵人鑽出來拔去了導火索把雷抱走，馬上截短導火索，擦着火轉身竄到城門洞裏，一拉副排長，兩個人飛快地跑下來。這時城上的敵人一砲連一砲的向堡子打，在四連突擊隊的陣地附近，炸成一個連一個的土坑，烟土嗆人出不來氣。突然，戰士們覺着一股什麼氣味刺的鼻子難受，揉著鼻子，眼睛又不斷流淚，難得睜不開。用手巾堵鼻子也不頂事，副連長猛的想起了，他大聲喊：「敵人放毒氣，趕快防毒！」在壕溝內戰士們用尿浸濕了手巾堵著鼻子，拿出戰前準備好的大蒜，吃着蒜、用蒜揉鼻子。戰士們起了強烈的怒火，恨透了敵人這種無恥的罪惡行爲，他們合著眼，滿臉是鼻涕和淚水，仍然端着槍不停地向敵人射擊。炸藥一擲，突擊隊三排像一支箭一樣，穿過堡門，圍住已經震裂但還沒倒塌的高碉，這時，一火箭砲從后邊打來，隨着一聲巨

牆，三層的洋灰高欄只剩了一層，敵人全被埋在底下。突擊隊迅速向東揮去，佔領了另一制高點——那座土台上的突出房院，逼近了太原的北城門。

x x x

天已黃昏，四連戰士們在城根底長約五六百米的陣地上，緊張的掏槍眼掩體。大家都知道，敵人很快就要反撲。做好工事以後，各班在戰鬥坑內評「英雄班」，聽到哧哧的砲彈飛過來，就扒進防砲洞裏，砲彈在後邊爆炸了，又鑽出來討論。三班被評為全連的「英雄班」，他們把光榮的紅旗插在自己的陣地上。

晚飯送上了來，各排都安心的輪流替換着吃飯，忽然槍砲聲越來越緊。敵人反突了。于登喜和楊文元，在土台上的突出房屋裏監視敵人，他們正掏着槍眼，突然一槍打進來。于登喜飛步跑出，伏在門口的土堆後邊，楊文元跳出房外，隔着房向外投手榴彈。以後八班共產黨員焦貴秀

等兩個人帶一挺機槍上來了，機槍架在大門口，直指門外的大道，下邊是一條小溝，隔溝二三十米就是敵人控制的房院，他們隱約可以看到敵人在房上打砲，以後有三十幾個敵人順着大道爬過來，爬近了，一梭子機槍掃過去，敵人滾下溝去了。在十班的陣地上，一連落了六七十砲，把平地掀起了一層濃厚的灰塵。但是十班的勇士們就在這灰塵中屹然不動，一連氣打退了手兩個排敵人的四次反撲。

天黑下來，于登喜楊文元換到已倒塌的高欄附近，每人二十多個手榴彈，一把重機槍配合他們，黑夜裏看不見，兩人爬在掩體裏豎着耳朵聽「噓、噓、噓、噓——」敵人順着溝秘密從東向西運動，他們兩立刻輕聲告訴右側的重機槍：「留神，敵人來了！」接着就聽到敵人「上，上，上！」的聲音，重機槍橫掃過去，一陣手榴彈撒到溝裏，敵人喊叫着，一連兩次反突都被擊退了。

一排守在南門以西土牆的三個缺口。敵大向三班那個缺口反突了四次，都被擊退，他們一氣撤了兩箱子手榴彈。三班長張玉崑從缺口爬出去，偵察那裡有敵人，就告訴缺口裏的人往那裏投彈。

一班長負了傷，連裏指定張家口解放戰士張學禮代理班長。最后全連撤下準備把陣地移交友軍，一排的陣地上只留有一班五個人防守。這時敵人又反突上來，張學禮同志想：「丟了這段陣地，整個堡子的陣地都要受影響，再奪回就還要花更大的代價。」他下了決心：「說啥也不能撤下去，剩一個人，也不能丟這塊地方！」他分配兩個人防守兩個窄小的缺口，自己和劉丙榮防守比較寬的那個，從北平才入伍的新戰士李生福，端着沖鋒槍監視着東面通向堡外的道路。第一次，敵人有七八十個沖上來了，敵人的手榴彈炸壞了沖鋒槍，他們立起來向敵人撒手榴彈，把敵人打退就很快拉避彈坑，做工事，這時，指導員在

他們陣地后的房所附近向他們喊：「咱們友軍快上來了，你們一定堅守住！」又給他們送上來四五十個手榴彈，工事挖好以後，敵人打照明彈，張學禮從土牆的一個窟窿向外看，離着有三四十米遠的土稜坎后邊，一個個的敵人并排爬着，有的正慢慢向缺口外爬，立刻幾個手榴彈撒過去，距離太近了，就乾脆把手榴彈絛先拉出來，再投過去，一場激烈的手榴彈戰后，敵人又被擊退。指導員向他們喊：「手榴彈多着呢！你們守住吧！」「對，有手榴彈，堅決不讓敵人上來！」他們五個響亮的回答指導員。當第三次一百多敵人向缺口沖來時，友軍已經上來，敵人已經有六七個爬過土坎，接近了缺口，但終于被打退了。張學禮把前邊的情況向接他們的友軍「一介紹后，五個人安全的撤下來。

全連撤離陣地時，天已經發亮，準備攻城的友軍已經滔滔地開進永興堡和北關，直逼城下。跟着，總攻的砲火就排山倒海的擡起來了。

值得記載的四分鐘

四月二十一日下午，我六〇五團的勇士們，如排山倒海之勢壓入太原北關，這時各方傳來的消息東，西，南三面已無敵蹤，唯有距我國前沿約百四十米距城不過百十米的地方，還有一個最後的殘留碉堡，上面是敵人一個連的兵力，四五挺機槍直接威脅着。我後方向前進運輸彈藥和後續部隊的前進，使我攻城部隊的準備工作，與攻城城的砲兵陣地的構築無法進行，崔政委在觀察好了具體情況之後，馬上叫楊品青同志通知，火箭炮，迫擊炮，六〇炮，準備向這個殘留碉堡射擊，

外圍戰場散記 · 焦毅 ·

(一) 渡河

漆黑的天空，照明彈不時飛來，向陽店敵人打來的炮彈；掠空而過，我們臥倒又速跑。汾河支流——盤索河欄在前面。戰士們停也不停的淌過：「陷住啦！小孩子武永謙首先嚷開了，好些人都都越過越陷，李四民、郭萬金、都掙扎出不來。『瓜！』『瓜！』兩發山炮彈在教導員劉子賢同志身邊爆炸了。扛着四十多斤炸藥箱的趙田用想扔下。韓士英說：『你要扔掉了，那怎麼完成任务！』說着慢慢的拔出腳，河着他，涉過河來。別人也就你拉我我拉你的過了拉。

(二) 會師

炮火連天，太原外圍展開分割滅戰，門匪的無敵工事變成了「不抵工事」。戰士們每攻克一羣碉堡，就說：「看，這就是閻錫山的『國際工事』！」在新店——這個全兵團會師的目標點，我們和老大哥們會合了，衛生隊不分是誰的傷員，忙碌的換着藥，一羣羣的俘虜，連接的往後押送。

一萬準備三百斤炸藥，亦準備爆破，同時糧政委在房上敵火射擊下，喊出「同志們，要在掃清外圍戰中立最後一功吧！」這時正是四月二十一日下午四點〇七分鐘，糧政委在高房上發出火箭炮開始射擊的命令，只聽轟一聲火箭炮響在碉堡的胸部，緊接着，迫擊炮，六〇炮，也響了起來，最後一聲巨響地雷也響了，只見一團煙霧，連碉帶人再也不見了，張副主任又喊出，打的好，只用了四分鐘的時間外圍的最後一碼澈底的燬滅了。

郭永

記最後一碼的燬滅

外圍戰場散記 · 焦毅 ·

(三) 變

閻匪到處在牆上書寫着：「捨命才能保命」的標語，命是拚了，但保住的是誰的命呢？西北煉鋼廠北面一個地坡下，橫排埋着無數個墳墓，上面寫着戰勤十隊夫役，二等兵之類的牌示，而閻匪則早已席捲所有，逃之夭夭。鐵工廠工人們訴說着他們的悲慘的生活，一家四口，三天配給七斤半糧大米，够啥用？他們熱情的給我們燒水，爭說着匪軍們逃走的狼狽情況

窮苦的人民，把沿鐵路僅有的幾棵榆樹啃成白白的皮，他們在我軍肅清太原外圍的敵人後，成羣從十里地外的村莊趕來，檢着飛機投下來的剩餘的土大米。趙道峪一個老頭說，一年辛苦打下三石六斗糧，一次就要四石，只好將唯一的兒子去當兵。南固碾老漢們訴說：「你們再不來又要派糧了，還要什麼『自動糧』，誰還有給他的！」這些原來就是閻匪在每一戶的人口冊上所寫的：「太原市施政目標：窮變富，懶變勤，壞變好，愚變智，弱變強。」的實況。

鏖戰太原城

寧 幹

——記六〇七團二營攻城的英雄們——



「奮勇前進，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殲滅中國境內一切敢於抵抗的國民黨反動派……」。

正當我軍勇猛神速，掃清太原外圍所謂「要塞性」的堅固工事，直逼城下，而敵人仍恃城頑抗時，傳來了毛主席、朱總司令的命令，像霹靂一樣轟動了戰壕裏的解放軍，他們到處叫喊著「堅決打下太原城！」指戰員們眼裏冒着火星，焦急的等待着總攻命令。六〇七團七連戰士們從交通溝內爬向營指揮所，堅決要求主攻任務。五連近四十歲的炊事班長秦如山，將飯送到陣地上不回去了，他囑咐本班同志：「好好作飯，我在前

面立它一大功。」他要求參加到尖刀連的突擊班，而且一定到第一突擊組，沒有槍，背上十幾個飛雷。

命令終於下來了：「二十四號早九點以前，各部隊一律登城！」

我們的砲兵開始射擊了。雙方砲火轟鳴，城垣沉沒在灰白色的烟雾裏。

總攻時機到了：尖刀連連長曹良友帶二排同志們奮勇衝上去，戰鬥多麼激烈呀！連長帶了花，氣呼呼的跑下來，教導員問「怎麼樣？」他說：「不要緊，有腿就得幹！」繫上綳帶又跑上去。第一個梯子組被炸翻了，負了傷的六連二排長

王連會帶起第二個梯子組衝上去，却又被他砲彈炸翻，王排長一條腿也被炸斷，他拖着斷腿仍向前爬，大喊着：

「同志們：上呀！這真是立功的好機會呀！」「曹連長二次又負了重傷。政指蒲慶堂一看，眼裏冒了火，跳起來揮動着手槍嚷道：

「好黨員！好幹部！在這時候要表現表現！有種的跟我衝！」他奮勇向煙幕中衝去，一排同志跳出戰壕端着刺刀，踏着烈士們的鮮血跟上去。……一次、二次、數次衝鋒均受挫，六連三個梯子組全被打毀，四連組織的兩次壕破都被打亂，正在這時，傳來了「友鄰部隊三個連登城」的消息，每個指戰員又氣又急，胸中幾乎要炸開來。

「砲兵繼續猛射十分鐘，準備衝鋒登城！」師指揮所又來了命令。我軍砲火密集地在城壕上爆炸着，尖刀連三排長巴藍增跳起來喊道：

「爲傷亡的同志報仇哇！執行上級命令，同

志們，不怕死的跟我衝呀！」隨即衝向城下煙幕中去。八班長翁振才帶起八班跟上去，一顆砲彈落在八班隊中，幾個同志倒了下去，但沒有一個停止，他們直衝過護城河。二排長王連會混身是血的躺在城下，見三班衝上來，有的同志鞋襪全陷在河泥中，便掙扎起來脫下自己鞋子說：

「同志，我上不去，你穿上我的鞋子上去，給我報仇！」戰士感動得落下淚來，沒來及安慰他，便從砲打開的城隙中，奮勇的爬上去。巴排長第一個爬上城又被滑下來，這時從他身邊「嗖」跳上去一個戰士。

「你是誰？」

「二排的，王樹萬！」王樹萬同志是剛才被砲彈震昏在城下的，一醒過來，就見三排一衝上來，他一翻身，挺起來衝上去。

「好！衝上去！」巴排長扶着王樹萬第一名登城。王樹萬拉上巴排長時，缺口東一個地堡還投手榴彈，巴排長一縱身跳過去，直衝進地堡，

三個敵人繳了械。

巷戰開始了。巴藍增同志帶八班四個同志發展最快，八班戰士吳同鰲，過河時，鞋、襪都丟在泥中，他赤着足衝在最前面，街上破碎的瓦礫刺破他的腳，他走過去血足印就留在後面。排長幾次叫他換雙鞋穿，他說：「不要緊，穿了鞋就犯紀律了。」最難忘記的是年輕的五連三班長孫小四，他負了重傷，頭、胸、背有十幾處，身上紮滿了綁帶，在綁紮所裏問「我流的血多呀？少？」「傷好好休息吧，流的不多。」衛生員安慰他說。這時，他兩眼放出光芒，立起身來向城牆跑去，衛生員來不及拉住他。他在城牆上碰到于營長，幾次命令他下去，他不肯，說：「打太原立功能有兩回嗎？我不下去。」他頭上纏滿着白綁帶，赤着上身，捧着負傷的左臂，右手提着枝步槍，戰鬥在大街上。戰鬥結束，他的兩頰黃而發灰，實在支持不住了，營長說：「好同志！你該坐担架回去吧，」他說：「不要緊，我們連還有幾

個重傷號，我照顧他們一塊下去吧。」這就是革命英雄硬骨頭，無產階級革命戰士的本色！

一鍋山藥

解決了鍊鋼廠的敵人，部隊集合在鍊鋼廠的營房裏休息。六〇四團一連三班一進門，熱氣騰騰，香氣噴噴，灶上正煮着一鍋山藥，房的主人不知跑到那去了。眼看山藥鍋的水就要熬乾了，他們把鍋端下來，大家望着山藥，一天戰鬥沒吃飯的肚子更覺得餓了。

「找不着鍋，是不是給他將山藥騰出來，咱們燒一點水喝？」有人這樣提議。「不！人家可能一會就回來，弄出來不就涼了嗎。」「咱不早說說戰勝困難嗎？喝涼水又有什麼關係？」於是有的坐在門坎上，有的坐在牆角下，咯吱，咯吱的吃着兩星期前烙的餅！

半夜部隊移轉了，一鍋山藥仍放在原處，鍋上落了一層塵土，上面沒有一個手指印。

四班勇敢機智 俘敵一百多

(六一團訊) 向陽店戰鬥，三連突破前沿後，四班兩挺機槍從村西北迅速的揮到敵人背後，和主力失掉聯絡，在村東遇到一百多名敵人，正在交通壕裏向北逃竄，「梭子機槍」打過去，敵人吓得恐慌的喊叫：「自己人，別誤會！」並企圖頑抗。恰巧這時四班的兩挺機槍都發生障故。他們也就機智的喊起口號來，趁機趕緊

排除了故障。接着又向敵人射擊，三排也趕來了，衝上去，殲滅了敵人大部。剩下三十幾個敵人，竄進村東北的梅花廟裏去了。他們緊跟追上去，迅速分工封鎖住下層槍眼。機槍又發生了故障，敵人並沒聽出來，一組的孫孝賢帶頭又喊起來：「槍是人家，命是自己的！交槍吧！交槍不殺！」一邊喊着，一邊又排除了故障，敵人

不打槍也不喘氣了，他們看着敵人已經動搖了，接着又給了他一梭子。二排長趁勢跳了上去，用衝鋒槍伸進去打了一梭子，又是一陣喊話。結果敵人大攔着槍，一個一個的鑽出來當了俘虜。前後一共繳了五挺重機槍、二挺輕機槍、四門輕炮、一門六〇炮、俘虜敵人副連長以下一百一十餘名。

孫孝賢
丁連仲討論
范景岳執筆

解和川戰鬥小組

申述·李春來

(六〇七團訊)三連二班長解和川這個英雄的戰鬥小組長，帶着兩個組員——戰士巴雲龍、侯國興，都是張家口新解放戰士，三個人戰前訂了個立功計劃，其中一條是「發揮孤胆作戰，打得開釘的住。」一條是「怎樣的東西決不動」，這個計劃一份送給上級，抄一份保存在自己的衣袋裏。太原攻城戰鬥中，他們的實際行動却另外給這份計劃添上了兩條：「機動勇敢搶先登城」，「團結友軍不爭微獲」。

解和川戰鬥小組是二梯隊

，在登城最緊張的一刻，敵人砲火封鎖的緊，梯子豎不上去，突擊隊好不容易才爬上去四個人，其餘都擁擠在城根前，解和川一看急了，自動請求他們小組靠梯子上去，三個人冒着彈雨，跑回去扛來了梯子，迅速登上城頭，緊跟在他們後面的是一排長李忠福、副排長任雙寶和兩個新戰士。

城上敵人還在抵抗，一個壕口連着一個單人掩體，十來個單人掩體一個機槍掩體，三個機槍掩體一個城頭堡壘，山砲、迫擊砲、白砲、擲彈筒

輕重火器密麻麻的擺列着。三個人登上城先撲到一個堡壘裏，繳下敵人的槍和砲，順着城垣從西北角向南猛插下去，一路上繳下輕機槍就用輕機槍打，繳下重機槍就用重機槍打，忙不過來時抓幾個俘虜給送彈藥，命令俘虜射擊，這樣一步一步迅速而穩重的向前猛插，所有俘虜和武器統留給後面的。一排長，這種勇猛的動作加上城垣四處連接豎起的紅旗，把敵人嚇呆了，紛紛舉手繳槍，這個戰鬥小組不到一個鐘點，就從西北城角，插過旱西門，一直插到水西門，與西南城角登城的兄弟部隊會合了。他們不但作戰勇敢機動，還做到了

解放砲兵 參加攻城戰

陳廣爲

與友軍不爭勝利品戰鬥中。一部友軍在他們戰鬥區內帶走了七門迫擊砲，他們不但沒和友軍爭吵，並和氣的說：「你們帶去吧！仗是大家打的，誰繳

了。六〇四團迅速的插入新城，閻匪四門山砲還沒來得及開砲就被繳獲過來了。

戰鬥繼續向前發展，需要把這四門山砲裝備起來，向閻匪發射，但砲兵人員不够用，只有採用原砲原人的辦法，我們派去了一個指導員，三個排長和九個班長，一天的功夫，這個新的砲兵連就成立起來了。

剛被解放的砲手向我們訴說他們吃不飽，受壓迫的苦楚：「早就知道他（指閻匪）完蛋了，誰還顧打呀！」但把他們調到第五砲兵羣參加攻城作戰的時候，他們却欣快的接受著任務，當晚十二點進入陣地，大家到處找門板，在敵火下面迅速做好工事，早六點鐘就開始向敵人發射，兩發試射就得到觀測員的大聲叫好：「打的準呀！好！好！照這樣來！」以後在幾十門山野砲的猛射中，這四門山砲一點也不含糊，共同摧毀了西北城角的工事，打開了缺口，掩護登城的紅旗迅速登城，整個砲兵羣圓滿的完成了任務。

獲了也是用來打敵人，」使友軍受到很大感動。這個戰鬥小組在二里多地的城垣上，共搞掉五個城頭堡壘，二十多個輕重機槍掩體，俘虜敵四百多名

，繳獲山砲兩門，白砲三門，重機槍三挺，輕機槍十八挺，擲彈筒八個，自動步槍兩支，步槍一百餘支。



巷戰中的太原人民

寧幹

四月二十四日早晨，解放軍打進了太原城。記者隨二梯隊進城後，見城牆下有一個腿部負傷的敵軍，他說：「我原是城內擺小攤的，去多被閻軍強編入軍隊，自己根本不願幹，但過去在城內不敢跑。……戰鬥開始，弟兄們就不想打了，督戰隊逼着叫打，我這腿就是叫他們打的……」他說：「我光盼你們早打進來，我這罪就少受一天……」

部隊進至綠柳巷南口時，忽然從右側院中傳出一陣掌聲，我好奇的跑進去，見三十多個身穿着破舊衣服的工人，正圍着五個人民解放軍戰士。「鄉親們，別怕了！」這是解放軍尖刀連三排長巴蘭增在講話：「我們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

軍隊解放你們來了……」

「好！好！盼了你們半年多啦，好容易盼進來了……」又是一陣掌聲夾雜着歡呼聲，在激烈的戰鬥中這聲音多麼動人呀！這是千萬個工人內心的歡呼和掌聲。

巷戰正在火樣的進行，解放軍叫工人到房內暫避槍彈，要打旱西街去，但沒嚮導，這時一個老工人自告奮勇的跳起來說：「同志們跟我走！」

當他走出院門便見有的戰士混身是泥，赤着足被瓦礫割得滿是血，老漢感動得流了淚，脫下自己的鞋子抓住六班戰士藍紀顯命令似的說：「同志，你穿上這雙鞋。」

在街上，我們佔領了那裏，那裏的門都開了，街上便出現了人民。當後續部隊上來時，街上不少地方擺上桌子茶壺、碗，好像他們早有準備。一個三十來歲的女工氣喘喘的挑一桶開水放在街上，帶血絲的眼睛放着異常興奮的光彩。嚷道

：「同志們喝水，這桶才開的，這桶是冷的，願意喝那個喝那個！」

戰鬥結束了，太原城活躍起來了。一個洋車夫拉着空車邊走邊嚷：「可盼到了這一天，以後吃的穿的工作都不發愁啦！」

記者到工人劉振和家中暫時歇歇，他穿著污舊的單褲臥病在床上，他在機車廠作工，作一天工發一斤爛大米，家中大小四口人全靠他養活，一斤大米喝米湯也不够呀！沒辦法只得加夜班，但是吃不飽那能頂住呀！累得吐血！吐血也得咬牙幹，不然全家就得餓死。打仗以來不能出城上工，全家兩天沒吃飯了，他悲痛的說：「太原餓死的人可不少了！你們再遲幾天不來，我全家都得餓死。」

這時他妻子——一個三十多歲的女人忽然跑進院來，進院子就喊，「娃他爸，可好了，餓不死了！」她是當我們打進城後就跑出城，到工廠內去預支點糧食，工廠以前已爲解放軍接管，廠

內立即支給她十斤白麵並囑咐她告訴丈夫好好養病，有什麼困難廠內一定設法幫助解決。周振和握著我的手，看著妻子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感動的流著熱淚。這是千萬個工人的眼淚啊！妻怨他有病不該脫去棉襖也不蓋被子。他笑了笑說：「說也奇怪，也許是我有病的過，已是三月底的天氣了，柳樹都發芽了，可是從去秋那一天早晨起到現在我老是冷的不行，我總說冬天沒有過去，就沒有個春天的樣子。但是現在呢？身上一點也不冷，覺得真像春天天氣了！」

是的，春天早就來了，而且即將過去，但却直到今天才降臨太原。然而比春天來的更快的是正太路火車，十點鐘結束戰鬥，十二點鐘就載著糧食開到了太原市。

◇ ◇ ◇ ◇

階級兄弟的熱情

一個醫療隊同志的一日記

• 陳 穎 •

四月二十三日。全隊男女看護同志們，對傷員的熱愛到處都在流露着，日夜接屎端尿、喂水喂飯，對每一點細微小事，都盡心體貼傷員的心情，用各種方式撫慰他們，有的傷員被他們感動的都不肯說出自己的傷痛，恐怕給那些已疲勞了的精神上再加負擔，傷員和看護的感情是那麼親密的結合在一起。政治部派來幫助護理工作的李健南同志就是其中的一個，她不肯休息已經兩整夜了，她把整個的精神都用在傷員身上，她說：「傷員在翻滾痛苦的時候，我心裏就亂七八糟的像塞上一把亂乾草一樣，別說讓我入睡，就叫我離開

一步，我的心都放不下。」她簡直像活猴一樣，一會跳到炕上，一會蹲在地下，多時都和傷員們在一起，說呀講的，變着法使他們減少痛苦。有一次一個腹部受傷的傷員大便時轉動不便，她急忙幫着給他脫下褲子，抱着他沉重的身體按放在盆上，自己站在旁邊扶着。那個傷員看着身邊站着年輕的女同志，覺着非常拘束，健南却親切的對他說：「同志，不要這樣，我就當做你的姐姐吧，姐姐給弟弟做什麼事都是應該的，不要難為情，等的時候大了，傷口又要痛了。」傷員被她的熱情溫暖了，當健南帶着微紅的臉頰端着便盆跑出去的時候，我想起這個剛出學校到部隊才兩月的新同志說的話：「我自從和受傷的戰士在一起生活了這幾天來，我更感到戰場上英雄們的偉大，尤其受了傷的戰士們，他們把生命和健康都寄托在我們的任務裏，我們個人辛苦點實在算不了什麼。」——世界上還有什麼東西比這階級兄弟之間的感情更真實更偉大的呢？

今天晚上，前方傷員都湊在一起送下來了，病房沒有一點空地，祇得把他們暫時分送到各機關同志睡覺的房裏去。民工担架組裏住的傷員中有一個六一一團的戰士，他的腹、胸、腿部受傷很厲害，在夜裏十二點多鐘的時候，他要小便，把便器給他放好，他又便不下來，反覆的折騰了好幾遍，傷口痛的他翻滾呼叫，祇得趕緊打發人去找醫生來給他抽尿，但在醫生還沒有來的時候，他就驚的臉色發了紫，傷口的繃帶也透出了血漬，滿屋的人都急的亂轉，在這緊急的情況下，民運部的李士林同志，就奮不顧己的把嘴對準他的小便，用力把尿吸吮了出來，傷員頓時減去了痛苦，在最高度的感動下，他的嘴唇顫抖着掙動了多時，伸出一隻塗滿了血污的手，緊緊拉着李同志，兩行汪汪的淚水順着他的臉頰往下直流。李同志撫慰他說『同志，你不用難過，這算不了什麼，階級兄弟的痛苦，就是我自己的痛苦，我這樣做是應該的，你要安靜的休息一會。』

救活了耿連長

劉永環

耿連長被抬到繃帶來。他的頭被炸傷，腦部受到強烈打擊，加上流血較多，發生了嚴重的休克症候，蒼白而孔，瞳孔左右散大，反應漸漸消失。再遲過一分鐘就無救了。

「爭取時間，趕快搶救！」衛生隊長焦急的喊。一面忙招呼將担架抬進暖室，親手來作輸血抽液工作，首先取了一百西西生理食鹽水打到他的血管裏，才稍爲好轉了些。

「我的血是B型，我得先輸頭一名。」護士劉大剛沒忘掉他在查血型當中宣誓的話。爭先獻了頭一個。而臨死亡的耿連長，受到了劉大剛二百五十西西血量後，才從垂死中搶救了過來，呼吸脈搏恢復了正常，瞳孔由散大復縮到生理狀態，抬起頭來連續吐出三口粘液痰，一切機能都正常了。

劉大剛獻血後，仍繼續不停的工作着。

紀律貴於白洋

梁大爲

姚須臣

(集體創作)

文天谷

(執筆)

三月十九日半夜，一陣比大年三十晚上的鞭炮還要緊密的槍聲，從四面八方響起來，西北鍊鋼廠工人王洪旺的媽，第一個從夢中驚醒，先是一呆，側着頭聽了聽，立刻，急匆匆的抖着兩腿，爬下炕來對洪旺兩弟兄說：

「你們聽，聽，打，打仗了……」老太太慌的上氣不接下氣：「快……快快躲起來呀！」

「」好容易他們在屋側磨子下挖了一個洞，勉強的把他弟兄兩個藏了進去。鄰居們都一個個推開半扇門，伸出半個腦袋，互相低聲的傳告着：

「嘿！二戰區（老百姓這樣叫閻錫山的兵）都跑光了！」「八路軍來了！八路軍來了！」

天慢慢的亮了。解放軍六〇九團二營機砲連靠村南後牆根，在用力的挖築着工事。

五班的韓玉林同志被分配在老太太的屋牆下，別看他是一個剛從張垣解放的戰士，挖的却特別使勁。但坐在屋子裏的老太太心裏却非常不安，幾次走出去又走回來。韓玉林正挖着，突然，一锹下去，嘖的一聲幾塊白胡胡的東西翻了上來，韓玉林向志先是一楞；拿在手一看，哦，是大洋，白晃晃的大洋，數了數，四十一塊。心裏異常的高興。

大洋是好的，可是，他突然記起了，自己是解放軍呀！解放軍走到那兒，就首先在那兒的牆上寫着「解放軍是人民的軍隊」，「不拿人民一針一線」，這行字就像太陽一樣的顯現在他的眼前。他再一想到師委號召咱們爭取軍政全勝連，做到三好，第二個便是政策紀律執行的好，「大

洋雖然是好的，咱們的紀律更重要。」不，絕不能讓我一個人，把全連同志給毀了，錢有花完的時候，錯誤一出，終身便無法挽回了。於是他把四十一塊錢一齊交給了排長，排長立刻把它送到邊營長那裏去。

韓同志拾起鐵鍬更加用勁的挖着，啣！又挖出十一塊，這回他一點也不思索的便交給排長，排長又赶快交給了營長。

總排長估計，這錢一定是房東的。邊營長找到了老太太，老太太正緊靠着門怔怔的發呆，營長和氣的問她說：「老太太，你們屋子後邊的牆根下，有什麼東西沒有？」

「沒……有，沒……有……」老太太結結巴巴的怯生生的回答。

營長向他解釋說，不要緊，咱們是人民的軍隊，軍隊同人民就是一家人，老百姓的一根草，咱們也不能亂動。

老太太還是搖着頭說：「沒……有……」

「」。

她的媳婦起初站在後面一聲不響，這時看了看營長的臉色，再聽了營長的話，心裏就開朗多了，於是大膽的告訴營長說，他們辛苦積聚來的錢怕被「二戰區」搶去，所以才埋藏在牆下。

邊營長把錢交給了老太太，老太太還推辭着不敢要，後來才收下了，再問她，數目對不對，老太太趕緊說：「不少，不少。」最後還是她的媳婦說一共有五十五塊，還短三塊。營長馬上叫人去找，老太太忙攔着說：「少就少了，不要找了！」

等到邊營長拿着費盡許多力，才從泥土翻檢出來的三塊錢交還老太太時，老太太感動得兩眼包着淚水，一把抓住營長說：「我活了六十多歲了，還沒有看見過你們這樣的軍隊，要是「二戰區」別說給，還要搶我們呢！」

她像對着自己的兒子一樣，把營長從頭一直看到腳，忽然「看見他他沒穿襪子，急忙從立櫃

送彈藥

一輪明月亮又圓	荒野無人夜風寒
馬拉大車往前趕	二十五輛齊裝滿
黃的黑的是炸藥	子彈砲彈手榴彈
二十五個運彈員	押車排長武占栓
兩天兩夜沒睡覺	起早趁黑走的歡
路過敵人封鎖線	閘匪開砲把路攔
連射砲彈十八發	砲砲稀鬆二五眼
惹的勇士笑哈哈	這樣砲手頂個啥
別在這兒活現眼	趕快回家抱娃娃
人馬照舊向前走	不怕丟人你就打
天明趕到前線上	見了連長說明白
昨夜一百一十里	任務完成來交差
連長政指忙鼓勵	快喂牲口快休息
這村友軍住滿了	大家露營睡一覺
剛剛睡了兩點鐘	新的任務又來到
套起大車還要走	任務緊急加快跑
前方流血後方汗	不叫前方有困難
支援前線打勝仗	爭取立功在太原

(胡延明 王榮)

裏邊翻了一雙新襪子來，堅持的要送給營長，說：「這不成點東西，這是我的心！」營長怎麼也不要，她以為嫌它太新了，又換雙舊的，營長還是不要。她實在沒辦法了，最後說：「給我留個條吧！打完太原以後，一定來我家一趟，沒有別的好東西，吃點糊糊糕吧！」

「啾！你看我老糊塗了，營長，讓我的兩個兒子見見你吧！」老太太把她兩個兒子拉了出來，他們怪難為情的說：「二戰區說你們見人就抓呢！」

「天下變了！」老太太像報喜事一樣的，把這件事源源本本的逢人便說。

#6
P82204

#6

882204